 风起\* x% c5 e- c! c4 l# d; f- n  
  
一晃几个礼拜过去，杜思文这些天来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可以说，现在稍微打扮一下，即便是张然和他对脸坐着，想要认出来也是一件难事。他是杨龙点名从莎姐这里要的人，莎姐整治起来自然要尽心尽力。  
0 l. w4 p; ^6 t; a, @. H  
都说长肉如发面，减肥如登天，现在这个定律在杜思文身上显然是不适用了，原本小二百斤的体重，每天一枝针剂下来，短短数周体重就下降了七十多斤，说是瘦脱了相都算抬举他。1 ^7 |2 z: x) `7 x" Y  
  m+ y: q\* O\* A\* Q  
杜思文被人绑架过来，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初始自然是极不配合的，奈何杨龙点名要他，萨莎只能使了一些小手段，针剂里稍微加上一点小小的佐料，第二天，杜思文就自己哭着喊着来求她给自己打针了。  @6 F( m) G" }& z. O- f8 J  
. ~3 r) H! A1 q9 F$ q  
「小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叫密娅，记住了吗？」萨莎给杜思文打完了针，不无醋意的说着。  
4 q7 q5 t  s- o3 q" Q  
杜思文被打了针，宛如进入了幻境，眼前满是光怪陆离的景象，惬意的躺着，双手徒劳的向天上举着，嘴角流涎，含糊不清的呓语：「哦，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蓝蓝的天空，微微的海风，我很好，我好舒服。」5 Q6 E9 f8 R4 G1 m' b, L  
  
「蜜娅，蜜娅，蜜娅，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？你是蜜娅对吗？」萨莎抚过杜思文光滑的皮肤，自额头一路向下，最终饶有兴趣的挑逗着缩成一团的小小肉条，肉条粉粉嫩嫩的，阴毛早被剃的干干净净，小东西软软的垂着，提不起半分气力。! G# ~1 Q0 [5 Y  
  
「嘿嘿，嘿嘿，我是杜思文，不，我是蜜娅，嘿嘿，蜜娅~蜜娅~」杜思文，不，现在应该改叫蜜娅了，他爱上了这种感觉，只要给他打针，让他做什么都可以。  
$ e. L5 b1 E' |5 {4 m: |  
萨莎听到这样的回答很是满意，暗自盘算下一步计划。( J! i; [0 [8 [\* h$ [  
  
「龙哥~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猴急的，这么两天都等不了呀。」刚出门，却见杨龙已在门外等着，花白的酥胸不住的往他身上蹭去：「可莫要得了新欢，忘了旧人。」  z7 R# q" Z; d/ c( I2 m- p1 @$ t8 ~2 e  
  
杨龙何许人也，一把搂住萨莎细腰，贼手已自然而然的探了过去，手指不知在她胯下耍了什么手段，萨莎顿时加紧双腿，面泛潮红，不自觉的搂紧了杨龙宽厚的肩膀，红唇主动贴了上去。  
; z. o( x\* g6 v6 c  
「哦哟哟，吃醋了，莎莎小宝贝，龙哥就好这一口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」杨龙宠溺的说着，忽觉胯下一凉，一只温暖的小手已握住了他的肉棒，娴熟的手技套弄两下，肉棒勃起似巨锤。  
  P' |( C3 r% X# b- q  
「来~」肉棒被拿住了，杨龙岂敢造次，任由萨莎牵着来到屋里，蜜娅（杜思文）兀自沉浸在毒品带给他的感官冲击里，不时发出嘿嘿嘿嘿的傻笑。  
" g6 n# Z" j/ [+ T3 {  
杨龙虽说肉棒被萨莎牵着，可是进来看到蜜娅，立刻就两眼放光，尤其是胯下如幼童般可爱的粉嫩阴茎，更是让他食指大动，就连西裤何时被剥了都未在意。  
  
「这个新货看起来效果不错啊。」杨龙吞口唾沫，无论萨莎如何献媚，他却不理，径直向着迷糊的蜜娅走了过去，甫一走近就急不可耐的扑了上去。  
  
「龙哥~」萨莎贴身过去，不满嗔怪。/ T0 g! U+ u0 m7 V; v! P; N  
  
杨龙此时心思全在蜜娅身上，萨莎的献媚压根没放到心上，随意的推开萨莎，贼手已攥住了蜜娅上探的手，压抑住激动的心情，柔身道：「蜜娅，蜜娅，这个名字真好听。」6 y% \_% M# Q4 e  
2 v% p; M, D- R  D+ @! F  A' P. y2 D  
「嘿嘿，嘿嘿，对，妈妈，我是蜜娅。」杜思文无意识的呓着，眼角流下一滴苦泪。) I: N! `& P. E; ~  
+ B& j1 y, R2 D6 G  
听到这句含嗔带怨的呓语，似给杨龙吹想了冲锋号，如色中恶鬼一般直接扑了上去，舌头在蜜娅脸上乱舔，一手探到蜜娅下腹，饶有兴趣的揉捏着缩成一团的小小肉条。  @" S5 ^( `1 C; k4 [) v  
. `; T: \0 M: R# A9 O# V8 r  
下体受到刺激，好似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粒石子，阵阵涟漪漾开，蜜娅不自觉的呻吟着，小肉条一抽一搐，溢出点点淫水，可不知是被打了针剂，抑或是心理作用，小肉条始终软软的，没有任何想要抬头的迹象。- {0 C4 {" P3 {/ W0 X4 l  
( E/ U9 }  a6 X\* K, {3 h  
「龙哥~还满意吗？在我手里整治出来的，绝对满足您的心愿。」萨莎瘪着嘴，酸水直冒。  
$ N; V) K1 J% |$ y2 l7 r& \_, ^  
「小莎莎，吃醋啦？」杨龙终于发觉了萨莎的异常，在萨莎腰上一搂，萨莎顺势往下一躺，两下就褪下裙子，雪白粉嫩的奶子高挺着，诱惑着，等待着男人的宠信。  n7 ^; i  N, A& q, W, V9 x  
  
「这个小婊子把你的魂都勾走了，早知道就不把他抓回来了。」看着杨龙的心思依然在蜜娅身上，萨莎本能的生出一丝危机感，阴阳怪气道。3 ?1 h7 k: L. m6 P2 [  
  
「你们女人就是这样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也不想想，蜜娅从水路回来的吧？水路上是谁的关系？你哪怕是弄只蚂蚁回来，我都能知道的了，还想瞒住我？」杨龙忍住不悦，见萨莎如此这般，决定敲打她一番，省的此女不知深浅。  
4 U7 X& ~" L( X  
「哼。」萨莎依然不愿。  
0 O, }7 R  {0 x$ F  
「告诉你，暹罗才多大点市场，内地的市场多大？没有我的渠道，内地的市场你能做的下来吗？」杨龙冷冷的回。1 n% X" A5 ?6 P\* U4 Q% e# f$ F; ~  
  
「龙哥，这个时候聊什么生意吗。」萨莎眼珠一转，主动送上香吻：「莎莎知道错啦，饶了莎莎这一次好不好？」$ [/ i' w1 T6 d  
  
「算你识相。」杨龙白她一眼，继续折腾起陷在幻觉中的蜜娅来。\* g8 x  [3 D% B. G. W( M  b  
  
「嘿嘿，妈妈，蜜娅，蜜娅，妈妈。」蜜娅被杨龙搂在怀里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上将要发生什么。, }+ c. E. [! |6 w  
, z9 C- O3 ?9 ]. W( \  
双腿被迫高高岔开，冰凉的润滑剂挤在菊穴上，而后滚烫坚硬的肉棒就开始在穴前剐蹭，时机到了，充血的龟头顽强的挤了进去，初涉人事的菊穴和其狭窄，腔壁初次接触到外物，直肠温暖了肉棒，杨龙愉悦的呻吟着：「哦，好紧，好舒服，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」  
& n% }5 p# h+ O( A7 B) \_  
萨莎见杨龙如此，骑到蜜娅胸前，主动吻上了杨龙的唇：「你好久都没有爱过我了，萨莎也想要。」  
  
「你的屁眼都松的不行了，哪有雏儿玩起来舒服，好啦，好啦，看你那副浪劲儿，趴好。」大床上风光无两。9 S# j3 |' P4 M( Q3 K# \_( F  
  
滚烫的肉棒在菊穴进进出出，不断的刺激着蜜娅的感官，疼痛慢慢转变成了愉悦，蜜娅只觉自己好似步入了天堂，浑身上下都暖洋洋的，说不出的舒服。  
  
无意识之中，快感不断积蓄发酵，如水流般流遍全身，大脑被放空，而后再用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填满，蜜娅不自觉的浪叫起来：「啊，蜜娅，蜜娅，妈妈，蜜娅好舒服。」  
' W0 F. U, |/ i7 I  
可是那种愉悦感好像并没有持续太久，菊穴内的坚硬肉棒此次已抽出了许久，却没有再次插入的迹象，蜜娅讨好的扭腰，期盼着肉棒的再次侵犯。  
  
可无论他如何扭动，脑海中的那种直达灵魂的酥麻始终求而不得，蜜娅终于睁开了双眼，正见两个陌生的男女正在行苟且之事，本能促使他摸向胯下肉条，性欲已在意识中挤压的足够多，本能告诉他，现在需要肆意的发泄。  
$ z3 J! A( k; p6 \_2 }3 ^  
可惜，无论他如何套弄，往日里轻松愉快的勃起现在竟然变成了奢望，无论蜜娅如何套弄，搓动，甚至掐，捏，捶打，肉条依然软软的垂着，对外界的刺激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。  
  
那个男人显然意识到了蜜娅的醒来，带着淫笑看了他一眼，而后坚硬的鸡巴就从‘女人’的菊穴里抽了出来，另蜜娅不可置信的是，‘女人’胯下也和自己一样，垂着一根小小的鸡巴。9 }\* K. F4 E# J1 d0 U, K  
  
蜜娅瞪大了双眼，眼睁睁的看着男人挺着儿臂粗的鸡巴转向自己，那眼神中的含义似乎是让自己张开双腿？  
  
「不，不要。」蜜娅一时半会如何能接受这样的情况，徒劳的想要推开男人。可惜男人及其强壮，重重的一个耳光下来，直接把蜜娅打的懵了。  
  
男人在蜜娅的胯下跪坐了下来，随意在肉棒上撸动两下，让稍有疲软的肉棒恢复了活力，双腿被男人架到肩头，接着记忆中愉悦的感觉就回来了：「恩，哦，恩。」蜜娅竭尽全力压抑住脑海中的快感，毕竟在一个男人面前表现的如此饥渴，实在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情。  
  
菊穴溢出了淫水，随着男人的抽插发出了噗嗤噗嗤的诱人声响，快感如涓流般汇聚，最终化作汪洋大海，不断冲刷着蜜娅脆弱的理智。  
  
明明身体已经恢复了控制，可是蜜娅此时却不愿醒来，那种直击灵魂的快感让他欲罢不能，不知何时已随着杨龙抽插的节奏发出了令人羞愧的呻吟。得到蜜娅的反馈，杨龙的冲击越发大胆，肉棒尽没到底，小腹上都明显凸出一块，体内的某个器官得到了滋润，快感依然在积蓄。) H) `6 y' M2 z/ Y& I  
  
「啊，要来了。」杨龙怒吼着，肉棒再次涨大数分，抽插节奏更快，最后紧紧的抱住蜜娅，抽插暂缓，肉棒抽搐数次，滚烫的精液喷薄而出，蜜娅只觉得直肠内被滚烫的液体冲刷着，某个器官好似泡着温泉，肉虫好似得到了命令，久违的快感决堤而出，肉虫依然垂着，蔫不拉几的吐出一些白浊液体。1 `2 z; s! T: ^' j5 f7 G  z  
# P. ~  Y! \1 S9 R0 p  
男人抽出半软的鸡巴，送到蜜娅面前，带着期盼的语气命令道：「舔它。」  
" k, Y3 w5 Q: }: H- ?\* u  
看着刚从自己菊穴里抽出的恶心鸡巴，蜜娅本能的生出一丝抵触，尤其是肉棒上还带着自己的体温，羞耻感更甚。% [\* O, U# i% |, P9 |, D  
! T' ?5 P: Y! @2 R  
萨莎看到蜜娅不合作的样子，带着醋意爬来，贪婪看了杨龙一眼，弯腰就要去含，却被杨龙一把推开，冷冷的对着蜜娅继续命令：「乖蜜娅，舔它。」) W1 x6 X) Y3 ^% n- c  
6 s, C- w4 I( b  
轰隆，听到别人唤他蜜娅，脑海里一根崩紧的弦直接断掉，接连多日针剂的注射，萨莎孜孜不倦的洗脑催眠，蜜娅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了她的梦魇，笨拙的握住了眼前的肉棒，缓慢的送入口中。  
  
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受，也没有多要异味。感受着口腔中的温暖，杨龙温柔的鼓励道：「对，多用舌头，避开牙齿，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深一点，你的喉咙很粗，你可以的，对，再深一些，再深一些，哦，你真棒，比小穴还要舒服。哦，恩，啊。」, `$ Y) h7 G' h" m0 B. g  
  
没有经历过任何教学，蜜娅无师自通，柔软的舌头不断划过肉棒的表面，从初入口时的抵触，到后来主动用舌尖去勾引冠状沟，再到靠收缩喉咙的软肉去挤压肉棒，这些过程只用了不到五分钟。! {' {8 }% b" s. f  
- G! e+ \" X6 c8 W. v" p  
「真是一个天生的荡妇。」杨龙做了如是评价。% \_' J' W2 N. S6 j( ^6 T; R  
" [. ^7 O/ y" ]  
看到萨莎带着敌意的白眼，宠溺的将她搂到怀里：「当然了，没有小莎莎，我怎么能有如此享受，这次给你记头功。」  
+ R6 [8 `' I+ R" `" w5 O  
蜜娅怔怔的看着那两人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刚刚做了什么，到底时应该继续服侍男人的肉棒，或是和他们一起庆祝，亦或是破口大骂，脑子里一团糨糊。  
  
「萨莎，蜜娅我就交给你了哦，可要把她给我调教好了。」杨龙得意洋洋的吩咐道。. U' b/ f2 J! Z' L# j8 P; S6 \_0 D2 q" q  
  
「你们是谁？」蜜娅，或者说是杜思文好容易恢复了些许理智，颤抖着问。  
9 e3 Q- p- {8 h. \\* ^! f$ [  
「我们吗？我是杨龙，这是萨莎，至于你吗，你是蜜娅。」杨龙继续加强着对蜜娅的身份认知。  
  
「该打针了。」萨莎被蜜娅夺了宠，心中不愤，起身下来，从床头柜里取了一支针剂，看着针头里挤出的透明液体，蜜娅心中一惊，无比恐惧的躲到杨龙背后，低声拒绝道：「不，我不要打针。」9 @- j; [, ?+ L$ J6 Y. N: d  
  
岂料杨龙一把就把他从背后拉了出来，沉声道：「打针好啊，多多的打，打完你才能享受真正的快乐。」说着话，不由分说的拉过蜜娅的手臂：「乖，打了针，你会更舒服的。」# x4 \_, N) j, F' j& a: D  
, p3 d& S" J6 N; h7 a. k  
蜜娅依旧畏畏缩缩的，手臂不住往后缩。杨龙这可急了眼了，一个巴掌过去：「肏你妈的，给你脸不要脸。」趁着他愣神的功夫，死死的攥住了蜜娅的胳膊：「给我打。」  
7 V( g4 e" x) Y\* K& I. V6 `  
冰凉的液体随着静脉流遍全身，蜜娅觉得一阵恍忽，白眼直翻，痴痴呆呆的呓语起来：「嘿嘿，妈妈，嘿嘿。蜜娅，嘿嘿。」  
' O3 @\* T0 z/ t- J) n) w$ j  
国安二十一局  
  
自打二十年前林焕天事发，原局长陈美霞也受了牵联，主动隐退，在凤凰山景区做了个普通的管理员，杜德运最遭了车祸，躲去了羊城。二十一局局长的位置就落到了朱栖梧的身上，他一心想混日子，不想上面赏识他，想要推脱也是不能。  
( F" J$ E% u1 M- X  
莫看朱栖梧当上了局长，位高权重，自幼养起的江湖匪气却始终未曾忘记。这些日子为了杜思文的事情，可算是操碎了心。& S) \3 c8 A" p) {  P$ H8 E8 x  
  
「什么狗屁撒克逊来使，不见，不见，我说你有这个功夫，找点其他事做好不好？比如到江书记的办公室磨着，也比见这个什么外国来使强。」这不，早晨看到秘书给他安排的行程，气不打一处来。  
  
「杜局长，这就是江书记办公室传过来的行程，不去的话，是不是？」秘书面露难色。  
  
「好个老小子，我不去找他，他倒要来给我上眼药，正好，今天我倒要去和他说道说道，大不了这个局长不干了。」朱栖梧骂骂咧咧，秘书见状赶紧去把门关上，不住低呼：「朱局，你不想干了，别连累上我啊。」, b3 I: C; ]: E1 E' ]& `  
' W$ [7 h/ T. c  
「我说你关什么门，我就是说给他听的，有本事他直接把我帽子摘了，你下午直接上任。」朱栖梧这个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，桌子拍的梆梆响。  
  
话归这么说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该去还得去，朱栖梧磨磨蹭蹭的，熬到准时准点才敲响了江斌国办公室的门。一进门也不看里面什么人，直接开始絮叨：「我说江书记，我局子里一堆事儿呢，见个外宾而已，没必要叫上我吧？人都被绑到暹罗去了，你就一点不担心？」  
  
江斌国也是无可奈何，现在他身份非同一般，岂能因为这些小事就大动肝火，只能咳嗽一声以表不满。坐下的丽安娜王妃却不惯着他，沉声说道：「朱局长，不欢迎我来？罗亘，给你朱叔叔问好。」: P+ b: u% u" l  
  
朱栖梧这才看清来人，不可置信的揉揉眼睛，待看清了来人，这才颇为无理的指着丽安娜说着：「你，你，你，你怎的回来了？这是罗亘，你孩子？噢哟，过来，叔叔抱抱。」说着，一把抱过过来行礼的罗亘，也不顾忌旁人的目光，肆无忌惮的左右捧住了他的脸颊，罗亘的小脸在朱栖梧的揉捏之下，不断的变换着形状，好好的孩子，被这位叔叔的表现吓的不轻。  Z# E9 h  G/ j% M7 M3 O  
8 R1 p1 d( s: d. k- o1 s$ M  
朱栖梧七手八脚的翻着衣兜，试图找些给孩子的见面礼，可他今天是来给江斌国吹邪风的，哪里有什么准备，左翻右翻也没翻出个所以然来，最后眼一闭，心一横，从脖子上扯下一个坠子，郑重其事的交到罗亘手里，无比愧疚的说：「好孩子，叔叔今天丢面儿了，这个坠子你收着，将来肯定有用。」  
  
看着朱栖梧肉痛的样子，丽安娜微微一笑，生怕一回头这个不着调的就把坠子给要了回去，有意拿话去激：「罗亘，还不快谢谢你朱叔叔，贴身收好了，免得被歹人给要回去。」  
  
罗亘不耐，他自幼在撒克逊长大，对内地的这些玉石古玩之类的并不上心，不过既然母亲发话，他也只能必恭必敬的鞠躬：「谢谢朱叔叔，我会好好收藏它的。」  
  
「这块玉那可是，哎算了，你不要只是收藏，要贴身戴，千万记住。」朱栖梧岂能不知这个小滑头的想法，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堆，恨不得现场就把那块坠子给孩子戴上。  
. }" l: N3 t) b: o0 O1 |2 J  
「行了朱局长，看你那个小气劲儿，也就是你，其他人送个二手的东西，我还不稀得收呢。」丽安娜看破不说破，明知道这个坠子绝对不简单，她还非要贫上一嘴。2 ?: m$ h% L4 S6 T2 ^% i  
  
「你们聊完了没？说正事呢。」江斌国扶额尬笑，这里是他的办公室，结果这两没一个把自己当外人的，若不开口，只怕他们要聊到天黑去。  
  
「没聊完。」两人异口同声的回，朱栖梧甚至还回嘴道：「走，到我局里去，我们好好续续旧。」  z\* y0 O( N8 t) u  
; l1 o! m4 L1 B! t. `% A  
「有完没完？谁早上说让我摘他帽子的？」江斌国想要拿捏朱栖梧还不简单，随便一句话就让他老实不少。% ~  x. o: C: j9 ~& o( d3 y  
  
「江伯，你可不能放过他，就是他惹的我和罗亘专程跑这一趟来着。」丽安娜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继续加码。  
& G+ i" y) S: Q+ U' \  
「等下，你是为了杜思文的事情来的？」朱栖梧虽说吊儿郎当，反应却不慢。" Y& F# ], M$ ?$ \  
  
「不然呢，我亲爱的杜局用了那么严重的外交辞令，小女子还能怎么办？」丽安娜意有所指，看着江斌国，却偷偷的给了朱栖梧一个白眼。\* N3 O2 Q( o5 Z0 {: ~  
3 q7 t$ U( g. ^( v8 v  t2 B' w/ k  
金陵警厅1 V- B4 m' z, w' B( y, }  
8 ~3 [, [) D$ q$ Q9 ]  
公安部一纸令下，全国上下立即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，其中又以金陵为首，作为省会却发生了如此严重侮辱警方公权力的恶劣案件，自然要拿这里开刀。- @" K' h% I; {- G2 ^7 F  
  
「梁飞，你可以啊，这么个简单的绑架案件，都闹到公安部了。现在好了，您现在可是全国上下的名人了，给咱金陵警方露了好大一脸。」梅开诚看到梁飞过来开会，趁着谭伯伟还没来，阴阳怪气道：「要我说啊，还是得和你师傅好好学学，年轻人有冲劲是对的，可也不能瞎冲啊。这么大的雷，你也敢淌？」9 w4 O5 @\* t7 a5 H  
  
梁飞气不过，正要顶嘴，背后被谭伯伟拉住了，谭伯伟接话道：「年轻人没有冲劲怎么能行？像你似的，天天窝办公室？」% d5 @5 i\* }% b4 L2 a. h  
  
「下面开会，这次姑苏的绑架案件影响极为恶劣，公安部十分重视，严打是重要的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如何把自己丢掉的面子捡回来。」谭伯伟虎目一扫，继续说道：「根据嫌犯口供，本次绑架案件，和暹罗以萨莎为首的贩毒集团有关。」说到毒品，座下刑警不禁心中一凛。# F) F\* c3 ]: T! X' `) P  
  
「我再给各位一个线索，这个以萨莎为首的贩毒集团，和一个叫做栋哥的人关系密切。说到栋哥，在座有没有人想起来点什么？」谭伯伟说完，拿起保温杯，悠悠泯了一口，目光不断扫视着。4 p) z, l7 w$ v& O' r  X  
  
「欧阳栋？」丁甜甜心直口快，发言道：「是他吗？这个欧阳栋当年是从我的手里跑掉的，原来是跑去了暹罗，难怪在内地怎么也找不到。」  
  
「信息还是太少了，仅凭一个名字或者绰号，不能轻易的下结论。」梁飞如今和丁甜甜搭档，看她这般武断，出言打断了她。  
, F5 e  m. D& L8 \_  f  
谭伯伟也是个护犊子的，梁飞丁甜甜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，如今被人抓住了小辫，他们被冷言嘲讽，岂不就是在打自己的脸，能护着就必须要护着，看梅开诚又要出言讥讽，抢在他前面说道：「梁飞，人是从你手里跑的，你要负起责任来，局里研究决定，由梁飞带头，与丁甜甜二人到暹罗暗中调查，要求充分的掌握萨莎集团的贩毒证据，如果确实发现了该集团向国内输送毒品的证据，则需要配合暹罗警方，对该集团进行抓捕。」  
$ n3 \! S+ R: g0 w4 N' K  
「跨国执法，他们两个行吗？」梅开诚讥讽道。  
  
「要不你去？」谭伯伟寸步不让。  
1 V5 x3 U6 @- o; c- ?: m& D  
「另外，我提醒你们两个，毒贩的证据要找，杜思文也在他们手里，面子丢了，就看你们自己怎么捡了。」谭伯伟郑重对着两个徒弟道。  
# J5 I- s\* [8 [# d7 [  
「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」梁飞丁甜甜起身敬礼。  
/ W2 ?3 `& D$ R+ {0 Q) F9 m  
「出去了以后，多和家里联系，对了，给你们安排的身份是暹罗振泰橡胶的业务员，老板是我们的人，可以放心。」谭伯伟看着自己的徒弟，想起当年老局长吩咐自己的话来，起身帮他们整理了仪容，正了正警帽，少有的柔声道：「安全的回来，我给你们摆庆功酒。」  
  
「师傅。」梁飞丁甜甜无比激动。2 U8 G" n\* s( ]- d2 y6 Q  |8 R! X  
4 l+ f+ ~) n9 f8 |  
「行了，没用的话不必说，我等你们回来。」谭伯伟摆摆手，狠下心来怒道：「快滚，回去准备准备，明天出发。他妈的全城的警力都调动了，结果还让人跑了，这个人丢大了，知道吗？」/ x1 W; r\* v" n. Y( k# K0 ~4 q  
  R) J1 x- X' A) X  b7 [- V5 [  
「师傅，我们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」梁飞丁甜甜听到谭伯伟喷人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久违的听到师傅再次爆粗口，反而安下心来。5 t6 h- x; e& M\* q7 G. I1 U8 r: [  
  
宝岛，蒋菱菲庄园。! P: D' h8 J& k\* j  
  
蒋菱菲坐在窗边，莫看她年进半百，可是她保养得当，看着不过三十出头的模样，岁月甚至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哪怕一点痕迹。她撸着大橘，目光看向窗外，有心考验道：「明翰，这次张然的事情，你怎么看？」  
  
「她的儿子被绑，只把事情闹成这样，已经算是克制了。」背后站着一人，二十三四的年岁，剑眉星目，气宇轩昂，就算在家里，依然穿着得体的西服，恭恭敬敬的回答。  
' ?3 V6 \_+ Y$ n9 q2 \. d7 r! G  
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」蒋菱菲依然没有回头，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。  
5 U- I+ i5 F' Q5 W  
「她在港口故意把船放走，这是在逼您入场。」蒋明翰冷静的分析道。) U\* K' H; ~) q0 z! L  
  
「说说看。」蒋菱菲听到这个答案，终于提起了一丝兴趣，转身过来，一双美目怔怔的盯着。1 Q' w% [) ^/ j1 g8 p  
$ j0 R! i\* |\* V\* {4 o# x7 z  
「她是在给我创造机会。」蒋明翰头上渗出几滴冷汗。3 ?4 e\* V9 }8 N4 x/ f2 E  
+ X" Z  g' H\* J  
「她狠心到拿自己的儿子来做局，用心良苦啊。」蒋菱菲长叹一口气：「既如此，你准备一下就过去吧。」  
" o# U' K/ O( s4 n9 L  
「是的，母亲。」蒋明翰转身就走。  
  
「明翰。」蒋菱菲低声唤了一句。+ E( Y- `, M\* \_/ |  
& Y$ B0 O4 `\* a2 V9 s  
「母亲？」蒋明翰停下了脚步，狐疑的问。  
) X$ n2 z0 n, N; a9 N1 ~( ?3 P  
「给你一个目标吧，振泰橡胶。」蒋菱菲想到了什么，嘴角露出一个不易觉察的笑意：「搞定宋书宸，蒋家就是你的。」橘猫惬意的在蒋菱菲的大腿上伸了一个懒腰，对着蒋明翰慵懒的喵了一声。3 e- K! d8 z+ a" T8 j" v/ j  
& ]" K5 b- w8 i  
「。。。」蒋明翰皱眉思虑，而后冷哼一声，转身去也。  
2 g, E: {! T6 M  p  
上京医科大学6 t. I1 ?\* x9 Z$ f\* N  
  
开学前夕，陈衿衿申请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课题，暑假都未曾回家，一心扑在了毕业论文上面，为了这项研究，他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。  |' A8 U9 R\* B" t  
1 q$ K, g% D( N& ]# S  
「喂，哥，下楼。」一辆豪车停在了宿舍楼下，陈青青下了车，豪横的点起一支烟，对着手机无所谓的说了一句。  
  
「你怎的来了？快掐了，学校里不让抽烟。」陈衿衿下来就指责，不过还是带着宠溺的语气说着。这两人是亲哥俩，长的都是一般的风流倜傥，弟弟陈青青，说好听叫少年老成，说的难听就叫不学无术，高中毕业之后就在家浪着，仗着爷爷宠他，早早的辍学回家学做生意。哥哥陈衿衿则不然，对家里的生意没有多少兴趣，上学一路升到研究生，两人一个被爷爷支持，一个被妈妈支持，平素里貌合神离，理念不合。4 X  t9 F# U$ U1 x7 x  
  
「高材生，规矩就是多。」陈青青瘪瘪嘴，不过还是听话的掐了香烟，打开后备箱，献宝似的说着：「喏，这是爷爷的，妈妈的，小姨的，哦还有我的。」陈青青递过一张银行卡：「密码六个八。特意开了国际支付功能，随便用。」0 x6 @: o/ g% ?\* z. K1 c' t0 L: t  
4 I' e9 U) ~! |- \1 c  |/ Y; T  
「谢谢了。」陈衿衿犹豫片刻，还是收下了银行卡。  
" z\* r" z\* P5 R/ M: R2 h+ x4 \0 o& `  
「对了，你去暹罗之前回家一趟吧，爷爷天天在妈前面念叨，我说你上什么学啊，家里业务那么大，人手不够，回家帮忙得了。」陈青青又掏了香烟，也不点，就在手上把玩着。  
; v' R2 W, S0 T" x' e- y" P( d+ g  
「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暹罗？」陈衿衿止住了搬东西的手：「你千万别和家里说这事，省的妈妈和小姨担心。」  
% m5 \3 M9 a8 h" H5 m  
「得了吧，你慢慢搬，全家人都知道了，还瞒呢，不然他们给你准备这么多东西干嘛。定了日子我和你一起走，正好要到暹罗谈点生意。」陈青青车钥匙往哥哥手上一甩：「算了，东西忒多了，车给你开吧。记得，和妈说，东西是我亲自送来的，省的她一直说我不学好。」  
  
「好。」\* y$ J% }5 M- i& m% @& H  
  
暹罗，黄金殿  
: }8 O" B\* t$ E  
「莎姐，内地的加工厂全被扫了。」栋哥收到消息，慌慌张张的上楼来报。+ I8 C4 C. t. s9 r! A  
3 ?4 ]1 e+ x' n  
「全部？」萨莎惊讶的抬头。; N' U% Y+ y) O8 I' r4 C  
. ~+ t, B# K8 I& T; ^9 z) t( A  
「那个保罗实在不靠谱，消息全部被他撂了，秘钥也丢了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是不是安排人？」栋哥拿手在脖子上一拉，做出个灭口的手势。2 l1 m5 {6 r$ ^: h3 `1 R4 P\* B  
  
「秘钥丢了，内地的那些场子丢了也是迟早的事，我只是没想到他们动作这么快。」萨莎不住的在电脑上操作着，继续说道：「这个保罗后面还用的到，暂时不要动他，另外，把这件事情和农场那位说一下，养了他这么多年，总要做点什么的。」/ M  ]/ q3 g$ ?% G  
  
「这个我会去办，不过现在有件事需要立刻决断了。」栋哥不满的说：「阎王在警察手里，这事怎么办？」  [- L' J( h/ n) X; l( @  
  
「那边传来的消息，阎王还算老实，没有供出什么来，这次就是他的人做错了事，让他在局子里吃些苦，长长记性。」萨莎沉声解释。3 b  S4 a: W/ h\* `/ V  
' `- e/ f3 [! g  
「莎姐，说到这事，我必须要说两句，就那个杨龙，仗着自己手里握着内地的渠道，现在越来越放肆了，我们是不是该做两手打算，重新开发一个渠道商？现在内地的货全部从杨龙手里走，对我们来说风险太大了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」栋哥带着愤恨的语气说着。! o& z+ l( k2 L5 K0 f5 ^3 i  
8 D! `- u' P4 G, m( z; S2 h& b! C  
「你说的轻巧，一个安全稳定的渠道岂是那么容易搞定的？现在还不是和杨龙翻脸的时候。」萨莎听到栋哥又在诽谤，不爽的回怼了过去。  
  
栋哥还要说些什么，却被萨莎拦住了：「够了，你的话太多，我不喜欢。」0 |+ n5 i+ R3 G8 F& [3 [$ L\* B. G  
  L3 [/ m. l7 ^, V+ Q  
栋哥站在下首，被萨莎的话气到，带着无比落寞的语气说着：「萨莎姐，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曾经一起在暹罗散货，抢地盘，这么多年，兄弟越来越多，地盘越来越大，暹罗的整个毒品生意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，可是现在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和那个杨龙搅到一起？在暹罗赚的钱就已经足够我们逍遥一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听那个一杨龙的，非要把触手伸到内地去？你知不知道内地的条子为了抓毒可以有多疯狂？不客气的说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自寻死路。」栋哥顿了一顿，也是知道这些话有多伤人，最后，低声责问：「萨莎姐，自打拿下了这里，这个所谓的黄金殿，你有多久没有见过下面的兄弟们了？」2 `( P\* T/ f' P+ C5 O# o" R; \  
\* H, K+ V' V3 T, C  P$ s4 G  
「够了！」萨莎眼里寒芒一闪，低沉的声音显示出她现在及其不爽：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」  
9 a: u% v6 b$ |/ q7 m3 J$ \  
「十一年五个月二十七天。」栋哥落寞的丢下一句话。  
/ M5 ~\* Y& o! i" ]! D3 s\* S  
振泰橡胶，总裁办公室  
. \5 a% t% k5 J/ W+ u8 x  
宋书宸刚刚从内地回来，甚至没有回在暹罗的住所，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公司。那场失败的相亲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，比起那些无聊的男女情爱，他更喜欢在公司里呆着。帅气，多金，结果却是一个无比努力的工作狂，现实就是如此的不公平。  
% r4 {. a4 w) R% G4 {, D: r  
「宋总，这是您离开这段时间的总结材料。」助理高川爱递过来一份文件。0 V3 V6 }5 `( `, J$ v0 Q  
% w  R& R. e8 J  `: C) X3 L  
「知道了，放桌上，我等下会看。」宋书宸在靠背椅上松了松领带，长时间的飞行着时是一个极耗心神的事情。看着桌子上冒着热气的奶茶，他对着小爱感激一笑：「最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汇报吗？」  
" T: `# E9 o! G2 E$ ?7 k/ P  
「广鑫矿业的陈青青最近要来暹罗。」小爱认真的回。  
  
「那个小子，有什么重要的，肯定又是来混吃混喝，说公事。」宋书宸隐有不满。  
  
「他是代表广鑫矿业来的，最近他们也有开拓海外业务的打算，希望拿我们的渠道练练手。」小爱看他如此，侧身坐到办公桌上，抢过桌上的奶茶，泯了一口，用隐讳的方式表达自己同样不满。. V$ k4 ^& }& q! a6 k" L3 f% ~  
  
「呵，小孩子。其他的呢？」宋书宸也不恼，少有的露出了宠溺的神情。  
$ v" o9 F# q9 B) O# f: a6 N  
「蒋明翰约了你下个月一起吃饭。」小爱专注的喝着奶茶：「你有对手了哦，他终于决定来暹罗了。」$ S, ?5 W/ z: N- o8 Q/ N! x  
  
「有意思，终于愿意挪窝了。」宋书宸靠到椅背上，双手在胸前交叉，拇指不断转圈，为了这一天，他已经等了足足一年。  
  O6 P# h1 ?6 F) p& v  
「大姨给你安排了两个业务员，说让你照顾好他们，工资大姨那边给。」小爱眉眼一挑，示意此事另有蹊跷。% h  F( M2 Y9 v9 d  
2 |' l; b( e- X- m" y  
「其实是我爸安排的吧。」宋书宸无奈摇头：「反正不是第一次了，告诉家里，工资还是我这边出。」0 n3 i6 l- Z" L5 B  `5 O1 c2 v# y  
  
「这可不是我说的哦。对了，大姨给你安排了相亲，那姑娘不错，我看过了。」小爱狡黠一笑：「丰乳肥臀，好生养。」  
  
「滚。」宋书宸假意把文件往桌上一摔，小爱终于从他手里扳回一城，无比开心。6 x/ ^\* b8 M7 T\* x8 G7 D4 V" w  
  
小爱出去了，还带走了温度适合的奶茶，宋书宸无奈，只能自己起身冲了咖啡，回到座位上细细的看着工作简报，不过刚看一会，却看到了‘腾龙物流’的消息。  
  
「小爱，这个腾龙物流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价格上涨了这么多？这个杨龙起了头，我们后面的物流成本会大大增加。」小爱再次进来的时候，宋书宸正不断在报价单上指指点点。  
  
「还不是你不愿意用广鑫的物流闹的，现在暹罗就这家腾龙物流做的最大，往国内去的渠道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。这是大坏境导致的，价格很难压下去。」小爱知道眼前人的性格，一五一十的汇报着。  
/ ~0 h3 d% k9 L; L( |3 P  
「安排一下，我要和他谈一谈。」宋书宸继续埋头进了海量的文件里。